



徐豐厓詩談

鹽邑志林第二十四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昔梁鍾嶸有詩品元劉會孟有詩評我明不
詩取士作者不下盛唐閒居輒於知者人筆一
二語非敢肆評品也用寫吾嚮慕耳既成編名
詩談云

青田劉伯溫鈞天廣樂聲容不凡開國宗工不在
茲乎獨元季之作詞多感慨

姑蘇高啟岱峯維秀瀚海渾涵海內詩宗豈惟吳
下楊基天機雲錦自然美麗獨時出纖巧不及高
之沖雅潯陽張羽吳興徐賁亞矣四傑敘稱以其
才乎

姑蘇張仲簡翠釜駝峯瑤觴法醞時可對壘者杜
彥正金德儒乎國初之詩莫盛吳下但未盡脫元
格至王行王汝玉輩漸入清雅然不及高楊耳

古田張以寧高雅俊逸超絕畦畛翠屏千仞可望
不可躋

廬陵張昱雄俊去元未遠照乘之珠見者目眩

句容孫炎詞氣豪邁類其爲人渥洼神駒一蹴千

里金谿危素入我國朝老矣蓋元季之虎也臨江

梁寅盱江黃肅俱一時老將嗣後有徐霖

金華胡翰雄壯蘇伯衡豐腴大牢之味與藜藿自

別宋景濂王子克詩亦純雅以文名

吉安劉崧詩工自奔竄岩谷中來冬嶺之松老而
愈秀時同省劉姓者數人如彥昂丞直輩雄俊相
似

長沙劉三吾詩不多見天閑老驥骨相自別

臨川聶瑾工於律矛戟森然望之可畏臨川揭孟

同上饒張孟循金陵夏允中德興程邦民格調相似

新安詹同赤色精金與鋤鈿自別東山趙沔根干筆削尤稱雅則

山陰錢宰霜曉鯨音自然洪亮後馬貫玉誼土懌毛鉉張燦嗣後高廩俱清健

山陰唐肅謝肅驛驕驕並馳藝苑唐有子之淳克繼其躅

會稽劉渙渙子績績子師邵金章紫綬祖孫相傳三世名家

嘉禾鮑恂大雅君子貝瓊豪邁之士陳秀民陳緝

周致堯貝翺俱吾鄉先哲不及二子亦稱名家吳興王蒙詩畫兩絕不忝文敏外孫沈夢麟亦清雅

錫山張籌剛勁之氣未能全融而金石鏘然足洗俗樂之耳時周子羽錢子正子義浦長源嗣是王

達善王孟端楊叔璣秦廷韶秦景美近則邵國賢浦文玉籌時武進謝應芳江陰王逢孫大雅俱名

家大雅後卜榮亦秀逸

維揚汪廣洋瑤臺月明鳳笙獨奏京口滕毅巢縣

郭奎全椒樂韶俱清雅後京口楊一清海陵嶠

雲間袁凱師法少陵格調高雅奚止白燕九峯三
泖之秀二陸卓矣噓其燼者其海叟乎時吳子愚
陳文東俱雅健惟顧謹中醇雅後則夏正夫曹泰
惟張弼清俊弼明珠數顆舉世寶之

嶺南孫仲衍王彥舉黃庸之趙伯貞李仲修時稱
五傑惟仲衍清圓流麗明珠走盤不能自定彥舉
雄俊豐麗殆敵手也德慶李文彬亦時勅敵後瓊
山丘濬詞雖豐腴警秀則少矣

濟南張紳時有吳漳不知何許人各僅得其一二
詞格清健管見一斑知其為豹矣

閩南林鴻師法盛唐唐魚臨晉帖殆逼真矣惜惟得
其貌耳時若危德華之亞子羽格調秀俊唐泰高
棟周玄王恭俱清雅又任道不知何許人亦秀俊
海昌胡虛白豪邁一鶚橫秋百鳥戢翼

錢唐錢惟善鍾湖山之秀而發于詩故多秀句瞿
宗吉組織工麗其温飛卿之流乎但新聲與雅樂
恐難並奏也後王希範清雅惜氣不足耳嗣後吳
吉甫醇雅姚綬亦清逸

黃巖許廷慎天口為蕩雄據東南小杜之稱豈容
多讓寧海方希直又章大家詩亦豪壯非所長也

若黃巖方行寧海許繼皆鐵中錚錚者前天台王澤天厨之珍自然適口後謝鐸剛毅英華焉用藻飾

吉水解縉獨駕青鸞翱翔八極使謫仙遇之當懸榻以待金川練子寧玉屑無多為世所寶

廬陵楊士奇格律清純實開西涯之派文則弱矣

閩南王偁凌駕漢唐見推解子東南天柱焉用洪

達

吉安曾祭天馬行空不可控御同郡作者莫之與

敵

四明張楷和唐音所謂服堯之服斯堯已矣惜其

自作殊不快意餘姚楊時秀亦和唐音煞有風致

國初有桂彥良清雅後張琦高古

臨川聶大年俊逸九轉丹成毛骨盡蛻

姑蘇劉溥及劉欽謨沈愚張淮嘉禾周鼎及李孟

昭姚綸陳昌陳顥李孟璿季衡吳興丘吉及唐庠

唐廣張子靜海昌蘇平蘇正皆一時名家也吳下

詩自正統天順以來調極清和獨劉草窻之豪邁

周桐村之雅健丘大祐之雄俊思致深遠視諸家

為優桐村後呂憲雅有思致本朝作者莫盛東南

姑蘇為最雲間晉陵嘉湖其次雖曰地靈亦氣
使然乎

海鹽張靖之寧高雅清俊得唐 明番陽童軒清雅

鄒縣岳正雄俊皆出其下 亦登獨嘯和者稀

姑蘇沈周出入宋元成一機軸

矣吳寬穠郁史鑑清淳

長沙李東陽大韶一奏俗樂俱廢中興宗匠邈焉

哀儔獨擬古樂府乃楊鐵崖之史斷此體出而古

樂府之意微矣

太倉張泰孫吳之兵奇正疊出人莫出其鋒陸欽

九霄之禽翩然高舉莫測其意向

海南陳獻章根據理學格調高古當別具一目觀

之

江浦莊杲同調海南江北雙峯並秀

莆田林俊雄健之詞困而不撓剛大之氣至老不

衰

關中李夢陽崧高之秀上薄青冥龍門之派一瀉

千里獨其論黃陳不香色而時不免自犯其言

信陽何景明上追漢魏下薄初唐大匠揮斤羣工

斂手惜其立論甚高亦未能超出蹊徑時惟姑蘇

徐禎卿媲美若王廷相許宗魯石瑤之古邊貢鄭善夫孟洋之醇孫一元之逸林欽之奇王寵之克蔚皆一時之選獨惜鄭師杜宛然一生愁也殊乏懽悰耳若薛蕙馬驥楊慎之俊麗晉康樂唐四傑殆不是過云我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間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雖格調不同於今爲烈

姑蘇黃省曾詩宗六朝空江月明獨鶴夜警
海昌朱靜菴學博周汝航也雅有思致
龍虎山盧大雅老氏之傑也自勾曲後獨俊則

釋來復宗泐守仁梵琦四子雄深雅健殊不類僧家之作我國初詩僧盛矣要皆以避世故寄跡空門而玉蘊山輝自不可掩
後學姚士麟訂闕
右談者人俱往矣未及知知未悉者弗談也方今作者蛟騰鳳起彬彬乎盛矣予耄未及也

徐豐厓詩談終

今許者如觀風賦淋淋乎益矣于掌未又此
古者昔人具主矣未又味味未悉昔弗幾少大
門而至蘇山戰自不可辨江月明獨鶴夜警
寒之并疾風以精會益矣要皆以數世效清和空
驟來真宗此守才禁海四十餘年雖對終不賤會

錢公良測語卷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五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

後學姚士麟訂關

劉祖鐘

象元

太和太虛之運太虛太和之本太
不可獨言理
太和不可獨言氣不能無而強名
口虛無所有而
強名曰和
虛生氣氣生形天地無心而成化
寂生感感生應
聖人有心而無為

昔人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爲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不能爲人事之功用補化工之不及余以何物非天地何物非化工人之能爲卽天地之能爲何論能與不能
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讐爲其維天地也塞其竅返其襟然乎然而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是故有周孔無期羨
伏羲之畫八卦豈爲卜筮而設後聖見理之與數合因借卜筮以發之蓋卽卜筮以明理非舉理而歸之卜筮也

石虎夜射可以穿羽寒津衆渡可以聯冰大將拜而智井揚波孝子傷而凍林迸蘂甘露降又貞之木白兔擾法禮之廬故人心之誠有能貫金石感天地回日月變四時

十二野所以分天之綱其要在明乎疆界以分地之紀其要在明乎疆界

日月無不照也不啟其戶牖焉能取照雨露無不潤也不治其畎畝焉能受潤故曰宇宙未嘗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董仲舒云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

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

智可謀人不可謀天人惟道是謀而道外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夕思慮徒自勞擾不若順天之逸

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卽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加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勝國之敗材乃世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卽衰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王右軍云石脾入水卽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哉

朱晦庵云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也世也

吳康齋云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畧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山林闐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

驗

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之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焉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火廬居人不怨火食敗脾

陰人不怨食色盡元咍人不怨色至於悖取天殃過招人咎而怨天尤人亦何昧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繇庚

人心能靜雖萬變紛紜亦澄然無事不靜則燕居閒暇亦憧憧靡寧靜在心不在境

易之蹇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寂寥枯淡中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不然君子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脩哉

聖人之言遠如天愚以爲近於地也賢人之言近如地乃時時遠於天凡聖人之言未有不可踐者也

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囿以非類此君子貴窮理

易以知儉簡以知阻易簡由入道而得此心平坦既不累於險阻則險阻自知此聖人知天之學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孝弟之人其詞也溫剛毅之人其詞也雄直亮之人其詞也切通敏之人其詞也辯廉介之人其詞也潔故曰言者心之聲

夜坐靜思日間儘有不必言者亦有不能言者然後知語默中節爲難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不遽發而徐觀理之是非則怒可忘矣

大怒不怒大喜不喜可以養心靡俗不交惡黨不

入可以立身小利不爭小忿不發可以和衆見善必行聞過必改可以畜德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不以昭昭申節不以冥冥隳行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

楊子泣路以其可南可北墨子悲絲以其可青可赤聖人正蒙以其可聖可狂

夫人有志功業者有志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

斷之則憂

顏子犯而不較若反己有分毫愆戾亦己有以致之不謂之犯不較只是不動氣事到該敵處直須看道理爲之亦是不較若外雖不較而其心介然未嘗忘是不免於較也

天有春夏秋冬而溫涼寒燠猶可測也人有喜怒愛憎而厚貌深情不可測也故曰知人難於

知天

人有過喜談之存一恕心者少己有過惡聞之湯無悔心者多若以恕己之心恕人是謂大公以責人之心責己是謂大勇

心未接物時不可使昏既接物時不可使亂亂生於昏故子思只重未發之中

從外以擴內爲學從內以照外爲識合內外而受之爲量故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孟子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後世星數之說行而求諸天堪輿之說行而求諸地人事獨委焉不亦惑哉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大丈夫於天下無一事非其所當爲况一家父母

宗族妻子等事可不爲一料理

孟子言易子而教可以示父不可以語子視君如寇讐可以警君不可以誨臣

蘇洵曰龍逢比干得爲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

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無蘇秦張儀之術有蘇秦張儀之術者決無龍逢比干之心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處之以和則事無不濟故知處事着力全不在皮面上

餘梁肉者難與之謀藿食被綺羅者難與之言布

素嗜財利者難與之謀道德處逸樂者難與之言
勤苦

范蜀公云麴蘖有毒乎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
前妄見佛國

佛氏有云不昧因果易不墮因果難今人皆願生
極樂世界不知果能心境圓明澹然無欲便是出
火宅入清涼界耳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能念
念在利濟便是能體天地之心故曰宰相日日有
可行的善事乞丐亦一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

面蹉過耳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謂善吾不知所謂
惡但使人恨者卽謂惡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
二言吾之師也

塞翁失馬古人未必有是事疑設此以垂世誠然
亦安知非實事也夫禍福相爲倚伏天道也得而
欣失而戚人情也此翁乃不欣戚於得失之間而
卒能轉禍爲福其事近道合於聖賢義命之學
王輔嗣云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

薛文清曰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君子所以慎獨

我有不善人或告我我能速改則善歸於我且不負人若不能改則善歸於人兼復棄我矣故君子貴受言

陽明先生云孟子一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

之甚無非是我實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滿世界皆藥物也

慎言語固難節飲食亦不易余嘗飲食失節書戒爾食終是賊多食賊身之難忘乎哉置几上以自警

衣冠必整齊嚴肅則惰氣自絕夫嚴衣冠則有禮以閑其外銷惰氣則有禮以一其內此亦君子入敬之梯媒也

淳風

聖人未嘗不喜喜以物而不以己聖人未嘗不怒

怒以物而不以已

身可以安不必皆廊廟食可以飫不必皆鼎鼐耳
可以聽不必皆笙鏞目可以視不必皆靡曼是以
蔬食陋巷孔顏不以爲憂菅床茅屋旧生自以爲
樂

箕子封朝鮮出語人曰事商雖惡吾猶囚也事周
雖聖吾其夷矣能忘覲顏少師哉

霍子曰有司之校士也其薦揚也以國也吾何德
焉噫公矣讀先王之郊祀社稷則懍然也造物者
豈任德哉然而先王以教民厚也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
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張矣

疾惡過嚴由立已於峻不能恕人爾若君子則哀
矜之不暇何忍忿疾

李密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
爲人兄爲兄供養之日長

徐孺子矯矯特立薦辟皆不就及薦辟者死炙雞
漬酒千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
恩之意宜其爲東海人物冠冕

朱雲著節漢廷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乘牛車游

衍自適宰相欲延致東閣弗屑也今之仕者一旦
去官卽愁沮喪志如魚失水喁喁然死耳若雲者
非旣貴可使復賤者耶

昔東方生有言築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詠
先王之遺風可以樂而忘死旨哉斯言士安往而
不得貧賤哉

虞翻爲子求婦云天之福人不
醴泉無源

趙至年十二就師誦書蚤聞父哢叱牛聲釋書而
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父老不免

勤苦

昔吳隱之刺廣州廣貪泉而飲之賦詩云試使夷
齊飲終當不易心隱之卒以廉吏名於世而泉亦
得雪其耻矣

陶侃爲魚梁吏以蚶鮓餉母湛長母責之曰汝爲
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

房彥謙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
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余受學虛齋先生嘗脫妻簪珥爲脩脯先生曰吾
利此物安望汝他日勵清操而成人美邪峻却之

其視較銖兩於師弟間者遠矣

愬寃者止言在人一邊不言自己一邊所以聽言者未可遽以爲喜怒

傅獻簡公云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闇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近有題廬墓卷云應知表門事不是結廬心此真能說孝子者

和靖誦光明經可謂順親矣順親迫者孝之至也未易能也

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若以成敗論則世之詭道成功者豈皆足稱者邪是則困辱終身不足耻非則功名振世不足多彼以成敗評豪傑者市兒之見也

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爲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寧免爲小人

劉元城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也故古人著書多在

暮年

財以不蓄爲富官以不顯爲貴名以不彰爲譽施以不報爲惠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劍文天祥趨
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
符惜當時不

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安貧儉用不免于人多事求私以自苦豐約窮

通命中素定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東坡自元符三年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

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已者以此告之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費以養財

有賓主之敬雞黍可以為大亨豈在簞箠有淑柔

之德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組繡

蘇掖嘗置別墅與售者瑣瑣爭直其子一傍曰大

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

少悟世人知此可免營造矣

劉原武拾遺金還失者後父子皆登第還金本出

無心福善自有隱報觀此不但可以勵人亦可以

談天

祝虛齋先生之鄰莫氏嘗以屋售先生固止之且

周其乏常云我能顧恤鄰人即我之家人也何必

取其地然後為我有今之處鄰者欲吞噬以為

已有其心之廣狹何如

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耻之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二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携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劉南坦家貧不能結樓文徵仲為作神樓圖楊升庵繫之以曲此畫與曲至今為人寶玩足垂不朽文徵仲嘗戲語人曰吾力不能初齋館皆於印上起造亦此意也

祝虛齋先生私居未嘗服統綺惟麤布舊服每飯必以精者奉親而已與子食麤糲謂教兒輩不宜習肥甘也

古之有言責者計萬世是非不計一時榮辱論天下利害不謀一身利害非不知言之害不言之利然而必言之者以天下從義不以天下從我也

徐子權峽江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官比部郎靖難師起聞練子寧死從容賦詩曰翹謝京國飛魂歸故鄉遂自縊可謂從容就義者矣

祝虛齋先生平居有皆師錄善書書各不善者惟

舉事以示戒一日計偕北上有同行病胡臭者衆皆慊憎先生獨與之同臥起其心與度可量哉凡奴僕得罪於人者不可恕也得罪於已者可恕也

胡端敏云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若世人皆然可追直道還古風

治本

方遜志云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事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

簡民樂地關上下相親昭儉尚此富國之本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

漆器非延叛之物桀用之而叛玉杯豈招亡之具紂用之而亡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君國尚然况黎庶乎尹文云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

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天下事可行於古可行於今如夏時周冕之類可行於古難行於今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者行之則民樂其利難行者行之則民受其患君子貴酌時措之宜

國之將興也百官有司貌若違異而心則同於盡職國之將亡也百官有司貌若諧和而心則各爲競進

周公且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

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朝廷以科目取士使君子不得不爲小人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不爲君子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當而天下平

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私然而天下不爲厲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懣焉而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矣

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與為善之民易刀劍而牛犢易淫汚而識父子夫婦之道亦存乎人耳故曰無迎而拒民莫不與無望而畏民則無懟凡興廢補敝鎮蹙舉劇安常習怠者不能為瞻前顧後者不敢為惟性定之人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有君而不知有身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

魏文侯云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居官者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強不言威事上盡禮不言屈已欽賢下士不言忘勢庶乎官箴無忝

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為天子孝友全而百行備矣

荀卿之危態臣也甚於篡孟獻子之罪聚斂臣也甚於盜噫其真有所警夫

居官者心公則自廉若居廉品格亦自高終不及公而自廉也又有恃廉而傲且刻者則為廉之累

更多

語云至察無徒平易近民察非明也故人受其病平易則自能生明故可得而近之

大臣斥苞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讟亦輕

范蜀公云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

朝矣

朝廷設耳目之官或有觸犯必曲賜含容以養其

剛直之氣然後遇事敢言若摧折過甚將使諫臣

喪氣卒然遇大利害大奸惡皆將蔽而不聞矣

狂夫之言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聽者不

明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人主宮闈中事臣子不可過為排擊故孔子不止

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賢聖

皆有深見今之少年多喜排擊吾懼國本因而動

搖也

韓億見諸路職司掬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

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蠅魚草木皆欲得所柰何錮

人於聖世乎

羅豫章云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

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崔亮以資格用人使小動馳競爭先亦是良法使

後人不得不祖之若能先才望而後資格方有實
用宋學士丁度對仁宗云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
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才能此可以救資格一定之
弊

范文正公云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
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
為廢人矣

擇士者猶工師之擇木不先道義之賢而詞藻之
工是取猶舍合抱而求拱把也

元凱良矣然無堯舜不舉伊周忠矣然無湯武不
顯故曰賢人得君以有為

劉炫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
而望從容可得乎

民生之休戚繫守令民情之通塞繫臺諫欲守令
盡職如古之獎廉吏欲臺諫諫官盡言如古之賞

君子任一郡邑之寄操御下之權非欲民畏也冀
使豈弟之意默運於綱紀法度之間斯民陰被其
德耳故善為政者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
可愛之實

治民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散其業

游惰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國用可足

守令廉則心清而才自練達能則通變而事不留滯廉固尤要能亦不可少若廉而且能即古之循吏何加

勸農固在經其時樂其事有一中丞治徐州百計勸農人莫肯應故農不必勸惟輕賦過訟乃勸農之術

救荒不患人無奇策只患人無真心有真心即有奇策

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聖人不能禁民無欲也故有禮以節之以刑威制萑符者是暫時作用以重農發廉耻者是弭盜本領

財者民之脂膏公家之賦稅稱常數私門之苞苴無定額斯民竭地殫廬不足以滿其欲為人上者奈何不惜

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今為民父母行政視民疾苦累不顧恤與古人之用心何天淵哉

孫廉云發奸摘伏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禮之屬三千刑之屬三千出一禮入一刑間不容髮是懷刑莫若秉禮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旦耳顧十九斃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間庶得議獄之意

凡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之貴衆斷之貴獨

居官受囑固爲非理然有意於却而倨傲狠戾是之謂激有意於受而不顧是非是之謂隨要在好

察邇言因言揆理應之以無心可也

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與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故後之仕宦若拂人從欲人或非之違道干譽莫或非之今并干譽者亦寡哀哉

人有恒言有治人無治法治人能通其變治法惟守其常

今之仕者飾言詞習恭遜是以佞能專矯激立聲名是以詐能假親知胥黨援是以勢能私餽遺資請託是以貨能予皆弗能也

楊文襄公云爲政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良醫治無病之病故人常在生也聖人治無患之患故天下常太平也

昔人有言聽言不可不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可不審審則庶幾其無誤

漢以經術求士士爲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爲科目而業文今之人才卽古之人才所以勵其志趨使進於道德者其機則在上耳

療病者貴治其原不在巫祝女民者貴防其蠹不

在刑威

恐者衆妙之門居官亦以恐爲貴凡事之來且恐則或剛或柔自有可處若一時不能恐則無所處故一切法無我皆得成於恐

用法不可大寬寬則人不知懼施恩不可太過過則人不知感

相臣執政與國同休任用匪人則憑藉寵靈擅作威福植黨罔上懷奸誤國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

大臣一言一動須合天下之公不宜拂衆論執已

見斯民受其利國蒙其澤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

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言合之

可作出處銘

視含哺鼓腹之民若瘡痍之未瘳視耕食鑿飲之

民若呻吟之未息其於政也幾矣

政以宜民俗所未厭不必輒改俗所未安不宜強

行

天以民立君君以民建官士以民行道故有司之

務無一不為民也長民者獨簿書賦稅是急而虐

用其民亦未之思耶

存一念愛民時便是愛已有一步進德處勝於進

官

赤子不能言母能中其欲者得赤子之心也民能

有言有司往往障拂其口失民心矣

人有言亡國之上不可以言智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然百里奚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韓信去

楚而楚敗之漢而漢興此又不可以槩論也在用

與不用之間

吳武陵云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

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

觀軍之

小矣

其刃亦未之思

錢公良測語贊

贊曰閱翁茲語研理探化覈事挾情有卓而雋有
鴻而衍有密而沉有爛而顯有讜而適有夷而婉
有渾而懿有石而砥高洞要原卑入無間咸出胸
臆所自得垂世訓誠而列之程典者也迺知翁學
有本哉視膚末勦和而束隘一隅者相距遠也尚
肯弊弊焉以文字專業以觚槩自見乎噫此足以
觀翁矣

隆慶戊辰春日後學彭輅撰

劉震九

縣令矣

錢公良測語卷下

鹽

志林第二十六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歛精

亢倉子云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菁葱也故曰圖大於

微知著於細

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人能每事

卽始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

凡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沈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沈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故荆卿傳曰其爲人智深而勇沈有味乎其言之也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明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人世事譬之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起滅何常儻不參透此關鮮不墮煩惱障中矣

張子言下視則心柔柔則敬顏子四勿首視攝心以謹視爲第一故左傳曰視言則離其目陰符經

曰機在目釋氏多以耳根圓通得道而目力圓通則少如十六觀經全是以心攝目也

治家有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有惠而後爲勤淡淡乎聲利不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貪且吝耳

清苦固是佳事然亦不可過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遇富貴人宜勸他寬見聰明人宜勸他厚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減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遠公云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以存似不在常年耳故能履順而遊性秉佛理以御心復何羨於遐齡

唐人春遊以牡丹為勝賞劉淵邀客乃繫水牛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余謂牛之馬曰十倍牡丹不過孔僅卓王孫之見若能種德務施非函關上乘青牛老人不足以語此
由外以之內而內禍生焉其
由內以之外

而外禍生焉其惟舌乎

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則不居於物忍劇則不擾於事忍撓則不折於勢忍窮則不苟於進故曰必有忍乃有濟

荀子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欲界無邊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後有身故家彌大經營亦大位彌高願望亦高失隴望隴得隴望蜀世短意長翻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撒脫

君子多思不若養志多言不若守靜多才不若蓄德

伯淳謂琴聲可以禁邪磬聲可以養心有聲之樂亦不可無也然惟聽之者何如耳

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居官箴清慎勤三者余謂惟慎則自防也嚴慮事也周處事也敏而清與勤兼得之一或不慎雖有冰蘖之操夙夜之勤未免有過中失正之事孔明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是慎尤爲要也

范文正公謂子弟曰西都十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五遊者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

康節云牡丹含蕊爲盛爛熳爲衰故富貴到極處而始收斂晚矣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版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故也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什則蹶矣

雞犬之專智人弗若矣牛馬之專力人弗若矣駢

焉而爲人用而無弗悉也用天下者乃恒有所弗
悉何也

圓照禪師見飯僧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
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
此不作佛事語

杯酒破利名寸心集古今惟達人可語此

處事貴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

其當

矜持太過者不可謂之敬然猶勝於放肆枯寂太
過者不可謂之靜然猶勝於勞擾

楊邃庵身不踰中人而開府鎮邊驅使數十萬貔

貅不翅三尺童孺才氣有大過人者其言曰無事
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始知其
從心上用功也

士君子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向六字
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心腹而言
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鑒遠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生於順劔楯矛戟未必能敗
敵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
生疾聲色游畋毋足以殞人之軀

世運盛衰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趨下

紉蘭握瑾誨妬之良媒要津利孔招怨之危幟佞談鯁論騰謗之健駟方人擬物反刺之銛刃是以君子網盛彩而不揚履幾望而知戒

人不求福斯無禍人不求利斯無害故曰福爲禍先利爲害本

齊王出遊遇齊女癭瘤採桑命載後車女曰女母在堂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末世仕宦以鑽刺代蹇脩者才智雖高文華雖麗不若此醜女多

矣

昔陳仲子妻有云熱於就名者必先冷羶於附利者必先淡山雞之爲天下賤者恒見也威鳳之爲天下貴者不恒也今世無過人之才而逐逐仕進行將躓矣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

漢儒有言曰富貴非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所以去吾嘗味於斯言而知友道之薄自古爲然矣

蘇秦之爲合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
疎以爲親可謂事之甚難者當是時秦人併吞之
勢已形六國之君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秦適
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於一惜乎秦徒押闔其說
以利啗六國爾大下大勢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
言之也及張儀連衡之說行從約遂解六國日趨
於亾矣

博浪一槌子房不必論始皇大索十日卽止亦見
英雄收放處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碗自然
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麤悍却

得此意故至威不褻

蕭何動用智數如治未央可見後高祖果以爲
壯麗其籌之固熟也

世有恒言陸博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予以士君
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有士道存焉以仕宦爲樗
蒲者忘其大敗也

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藥石汾陰侯生善筮
先人事而後說卦

人之將病於不嗜食而知國之將亡於不嗜賢而
知

勿謂柔可欺淤泥之中或藏利錐勿謂剛無害巨
闕之鏗遇石亦碎故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
於不足疑之事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湯坐誅周
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言田仁刺舉
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
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安可不鑒

榮盛之家矯矯生焉敗亡矣貧賤之家畏懼生
焉人才出矣
修身行義儉約恭敬其或無福禍必不至驕傲侈

泰離度絕理其或無禍福亦一至

開國起家莫不由於祖父之勤儉敗國亡家莫不

由於子孫之奢惰故易曰子元家詩曰繩其祖武

諸葛亮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入亡魏何也諸葛沒

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暴本成矣

張九齡謂李泌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

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

嬰兒之病多起於食貴臣之禍多起於寵

孫登謂嵇康曰子識火乎用尤在乎得薪所以保

其矐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令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於川淵者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亦薄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亦厚

王安石行新法衆議騰沸明道獨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使宰如明道何以有熙

寧之紛更使諸君子如明道何以有紹聖之反噬

恩讐太分明恩者令人不足德而讐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云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

康節云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呂東萊云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

說今之犯權貴取禍者坐不知此耳
中黃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
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聖門惡訐
為直以此

朱子言天公有記性無急性無有感不應者余謂
善惡吉凶是一氣感召終不可

宋之浮論甚於戰國之橫議流禍之烈甚於晉之
清談今之仕往往掇拾其說以立道學門戶不亦
陋乎

韓魏公於小人之欺終不道破苟訐其情則激而

怨不中傷不已也亡來豪傑敗於者多昧此

幾魏公之智遠矣

正統土木之變于肅愍曰吾國已若矣日治兵

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禍正若反知其意

者鮮矣

言無隱而不聞行無微而不著詩鼓鐘於宮聲

聞於外言當慎也

宸濠之變余同年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見

者壯之其父家居聞江四有變殺一憲副輒為位

易服而哭人恠問之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已而

果然知子莫若父信哉

近日邊防廢弛將吏偷安平居玩愒度時有事張
皇失措譬如濱河而居者不能豫築堤防一旦水
澇奄至則挈家室避之矚水退復還歲歲遷徙苟
延支吾謀國如此可謂疎矣

凡物無聚則無散聚不極則散不重可爲積聚者
藥石

祝虛齋先生官工部時有以金壘私先生者先生
固却之後受賄者坐累先生竟免故曰慎初之道
勝

人皆貴一旦之浮爵輕喬松之永延不知春華至
秋不得久茂語云女愛不及席男歡不畢輪知言
哉

語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途弔者在門賀者在途士
大夫可以深長思矣

有所不爲試於得失辭受之際無所用耻驗諸妻
子僮僕之間

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
參天地而獨立亘萬古而不朽三人之死不同而
同其心夫豈有爲而然哉

輕諾者必寡信易從者必多違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第未知死何如生

以余念之死生初無二道存吾順事斯沒吾

寧矣

劉屏山以不遠復爲平生三字符復者生生之意

無時無處無之於絕而續於終而始故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

張用晦性清約人譏其太儉曰由儉入奢易由奢

入儉難今世奢靡極矣然士人能身先敦朴則下

自化於儉故朴乃上古渾淪元氣儉乃

代返元

良藥

方矯亭嘗云小人如虎狼蛇蝎殆又甚焉虎狼之

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已深避而預防之

小人則心如虎狼其貌騶虞念如蛇蝎其言鸞和

人不知其將害已而狎之鮮弗及矣

今人畧記文字微倖高科入朝則吮癰舐痔招權

納賄居鄉則囑託公事吞虐細民縱酒漁色瀆亂

彝倫大敗風俗天下安得不亂

容貌端雅而小人者有矣未有容貌險側而君子

者也

規世

處順多喜心驕習之所由起處逆多厭心怨習之
所由起賢聖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而不
以習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見辱於市人越夕可忘見羞於君子累世不泯此
大丈夫當履道秉德免筆誅口伐於華門圭竇之
間

白沙混於泥塗不染自污青蓬育於麻圃不扶自
直欲知善惡由於所入

標梅直言其意無顧忌無文飾此婦女明潔之心
今人祇以文飾詞說衷曲蔽矣

西周之迹熄而鄭衛之風行故再醮之婦釐裝以
自悅五姤之女冶容以媚人而亦有綠藿之傾隄
陽自向芳梅之頡於春未知彼所謂女中錚錚不
爲風所風者也

老萊子云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受以官
祿者可隨以斧鉞

人之功名謂之會者聚也聚必有散譬諸晏客有
三爵而去者有留連終夜斗落參橫尚未去者視
主人意耳仕宦行藏大率類此識破此機局則去
留何必介意哉

陳搏云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委曲則目爲善處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善謔浪好恢諧雖取快一時亦傷厚道揚隱微談中藹雖雪忿一朝終損陰德

富兒因求宦傾貲汗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

嗜欲之人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之人語之誇大侈靡則悅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於江河人相忘於道術

圯上老人謂張良曰兩眉致其美於人而人卒不以眉爲功眉無事也孺子居功其以眉乎十指貢其傷於人而人卒不以指爲怨指無心也孺子處怨其以指乎

韓信初謁高帝登壇數語便欲裂地封侯厥後堅

拒蒯通厚酬漂母平生心事具見乃良平不援大義以告高帝徒躡足附耳開其疑隙良平之過也大臣急於順主所以缺經國之遠猷庶官巧於取名所以鮮脩職之實抱

人於居安時未知其安及濱危難始知是以君子居安慮危則庶乎免其危

先儒有曰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為國耶策雖未就君子與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

漢高帝踞洗見兵布既而就舍皆王者之供帳嫚

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先儒呂氏乃曰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愚謂漢得天下率賴韓信彭越黥布之力而卒以誅夷其待功臣亦少恩矣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懷璧之子未必能惠人競親之者有惠人之資也

被褐之士身儉能施人皆疎之者無濟人之具也

做人念頭重做官念頭輕則禍福不足動心做官念頭重做人念頭輕則毀譽常足隳志

勢利有時銷歇天地無時泯沒何趨勢利者衆存
天理者寡

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此榮辱
其身

近世諂瀆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
心有所求則俛首喪魄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
上下交相諂瀆士風喪矣

宦情太濃則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則死時過不
得

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

機則一敗塗地處一失節則萬事瓦裂

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衰之始也去驕懲
奢其惟恭儉乎

君子之仕也官不擇崇卑行吾志而已事不擇難
易盡吾職而已或從容於尊俎或經營於四方隨
其所遇皆足以樹勳當時垂聲後世

仕之溺人猶水之溺人水之溺人人知避之仕之
溺人竄名潰節相繼於前不惟不知避反濡足褰
裳以就之孟子所謂載胥及溺者也

爲民父母者苟利於己不顧害切於民求己之名

不計事無益於實此民所以日困世所以不治
人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強宗豪右常誦此言庶
不作姦犯科縣令刺史不可自存此心庶免罔民
虐下

范甯嘗謂王弼何晏罪深桀紂蔑棄典文幽沉仁
義游詞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
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
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迴百姓之視聽
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
小迷衆之罪大

邇來士風澆薄侈靡浮蕩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
人心目如處豐蔀中舉眼皆蔀是以迷惑顛倒莫
知抵止非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溷穢轉之清流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但士之所以自求於
經者淺也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
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

今之仕者重進士之科得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
歉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有幸
不幸耳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非
惑歟

柳玘戒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已一有所失則得罪重於他人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疵纖失衆皆指之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衣冠之族以清白遺世爲本務要恬穆省事凡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與之相接

君子德優於才或事不能舉訟不能聽小人才優於德或見事風生片言折獄無才者其殃民淺有才者其殃民深

崔玄暉母盧氏曰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今則悉入私帑矣程子曰閭閻小民得一衣食必先父母今則先妻子矣此皆風俗之寢下者今且不能及况其善者乎

處妻妾貴和而敬御僕隸貴慈而莊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道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治人者必先自治責人者必先自責成人者必先自成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
土成人言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
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
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
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其無也不在臨如臨則
已晚矣

柳宗元告薛存義云吏於土者民之役也非以役
民也蓋賤氓傭諸人一且而已士傭於官者寵以
章服逸以車馬饌以廩蹕居以潭邃從以率隸輿
臺乃漁焉獵焉草菅然雉焉民之役也固如是哉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
難忘

盧坦云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
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
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

柳世隆云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亦不才將為爭
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陸慧曉云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
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晉欒書郤芮之後淪於輿皂唐房玄齡杜如晦子

孫至操觚而乞門第高可畏不可恃誠哉是也

韓退之二子縮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

斗而世不知有狀元袞者以此知科名不足也

陳秀公以丞相治第極爲閎壯宅成疾甚惟肩輿

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脩不得賣

不得

世人盡好高堂華服不知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

愈華則去身愈外故布袍容膝儘有得處

林助云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

之必千金至目與真景曾不涉趣無乃貴僞而

賤真耶今世俗好名墨工而多獲贖本卒至敗家又

其甚矣

蘇子曰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好於人皆物

之病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仕必爲人今之學者爲人其仕

必爲己學者爲人天下無實學仕者爲己天下無

善政

范文正公曰言欲遜遜免禍行欲嚴嚴遠侮人能

三復而力行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庶幾君子

古人帶經而耕負薪而誦今人餉食煖衣自暇自

逸者何衆古人聚螢映雪卷舒簡編今人明窗淨
几玩時愒日者何衆古人負笈從師不遠千里今
人賢父兄教之不從或閭里有醫師友而不知親
者何衆

文天祥少游廬陵忠節祠欣然曰死不俎豆其
間非夫也後果以精忠大節著是以人貴感發興
起

倪文節公云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
詩書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受家業則忘勤儉
盧毓云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富士常士畏教

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振饑者與以徑寸之珠訖若與以一簞之食拯溺
者與以方寸之玉訖若與以一葉之匏

曾中丞銑欲復河套雖過於擔當要之可矜不可
廢可獎不可殺臺省無一人敢言何也秦殺二十
九人猶有茅焦不意當代謹言如此

余同年呂涇野嘗言御史有九病見善忘舉者妬
知惡不劾者比依違是非者譎借公行私者佞意
存覬覦者狡懼禍結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
傲已蓋其所長而論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

薦者貪惟開誠布公九病可勿藥而愈

君子不以已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

愧人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

風耳

鄉飲酒禮乃國家之盛典近世視為貨市登請索

輿馬之費相接有贅見之儀宴畢計酬謝之禮一

餐入腹囊金盡空進登几筵出遭唾罵本是榮舉

反見窘辱不肖者重賄藉榮賢者聞風遠避

凡人夢富貴則喜夢貧賤則憂夢中之憂喜宜也

及其惺猶皇皇然卜吉凶焉夫以惺時之富貴貧

賤而皇皇卜之於夢何事必破惺夢之關者庶

超於富貴貧賤之外

無基厚墉圯傾立至器小受鉅覆滿隨因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

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君子易疎而難親不惟小人畏之雖君子亦或遠

之小人易親而難疎不惟小人比之雖君子亦或

近之惟仁人能辯之而不可眩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

虔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能遠之

如蛇蝎庶乎淨宅之法

於有事時求無事於有過中求無過此盛世之事
於無事時要求有事於無過中要求有過此衰世
之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行一事而損終身之福切
須檢點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
翟公曰一死一生乃九交情與生死富貴貧賤而
更者世俗之交情不與生死富貴貧賤而更者士
君子之交誼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邵文莊公曰人當為真士夫不當為假道學今之
為道學者不過假是名以覆短駭俗耳其誰信

人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篤矣知殺生之有
報則暴殄弭矣知冤對之有報則世讐解矣知貪
謀之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前定則奔競
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牆相從者寡矣

羅仲素云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
落嗔火坑墮中如何得出故每事自反真一帖清
涼散也

近世風俗寢薄而士習益變曲跽爲恭厚貌爲信
喜怒相疑愚智相欺誕謾以言而險德以行士處
此世如入百戲之場耳目眩惑安望其能砥行立
名以風夫稱士者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湯佐宅一夕家人舉
燈照蝎驚墮猫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
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來復巢舊巢人視巢有二
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昔之殼爾自是去來凡
幾載人目爲貞燕

成化六年淮安鹽城大蹤湖渙人見鴛鴦交飛獲
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渙人棄
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鴛

嘉靖丙戌余入 覲歸阻風白洋河有二鸛巢於
樹巔同行毬幕舟子孫連射其一取四卵其一飛
繞哀鳴復射之後至鄱陽湖孫被賊殺投屍水中
余感其事爲賦詩云石尤風阻客歸期水遠天長
欲渡遲差可林高容鸛集那因巢破使人悲雕弧
已落雲邊羽驚夢猶樞月下枝精衛謾云填海去
啣環黃雀是當時

鷹鷂取弱禽回翔而集不顧遇鼯兔蓋其欲旣足

遂止乃人縱欲無厭囊橐既盈猶日營營是又鷹
鷂之不如也

梟謂鳩曰鄉人皆惡我鳴我欲東徙以辭子鳩曰
子能更鳴乎曰不能然則東人亦惡子之聲矣然
梟聲難變而人之惡行可改鳩爲梟計欲其更鳴
吾爲人計欲其去惡

導儒

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淵夜光之
珍以領驪龍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余意文章亦
然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在己則觸境皆仁雖毀譽榮
辱之來非獨不動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
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何以爲學
故老子曰強其骨弱其腹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
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蹴有竹焉穿林
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爲復矣又問
曰學何以日以漸有木焉日一毫月一寸歷數十
年而後干霄蔽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已矣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擻囊
 安期羨門不可見神僊之名存屈宋班馬不可見
 文章之名存然則文章與神僊相為永世者故曰
 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
 晏子曰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
 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知
 矣

孔子以齊景公與伯夷叔齊較量最是提省人心
 學者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為一切俗情

所轉庶幾有首陽之意

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人能
 改身之恒斯為天下名士

君子稱人之善而非譽也折人之過而非毀也欲
 其勸善而改過也小人不然善則忌之過則揚

賢人之言未必可盡信愚人之言未必可盡棄賢
 人或有為而言之愚人或千慮而一得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說士
 大夫獨拈民之一字却有味

張曜云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

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凡人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真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曉曉只坐胸中書少耳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於骨書於紳染於神薰於識所以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椒一言范獻子賤萬畝之田而貴舟人片說

學必講而後明然必下學人事乃上達天理若只談性命道德良知靜坐口堯舜而行盜蹠何異口頭禪耶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向

功名富貴之於人如飄風過耳浮雲過目玩弄未幾而溘焉以去自古及今消沉磨滅何可勝數孰如道德功業之可以垂諸不朽哉

史記以弘邁爲格而其中未嘗不約束左氏以約束爲體而其中未嘗不弘邁此冠古異才人何可及

漢趙嘉與兄子書曰大丈夫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周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斯不易之倫也

緩行徐言不可遽謂有德之士多能辦事不可遽謂有才之人

語云士脩之於家而壞之天子之庭亦曾有脩處今不過算計功名而已豈讀書亦壞心術者耶

不好名者斯不好利好名者好利之尤者也

君子不可有世俗之情然亦不可不知世俗之情有世俗之情則不能處已不知世俗之情則不能處人

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下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文莫盛於退之文體則變詩莫盛於子美詩體則變文必以六經爲準秦漢次之詩必以三百篇爲準漢魏次之舍是雖工猶爲棄源尋委舍根培枝

况未工者乎
韓退之云化當世莫若口信來世莫若書噫此可
爲知者道也

讀書必先從理從理則學達書言也理心也是故
得心則忘言

作字者貴摹古不摹古猶木之無本水之無源也
又貴於忘古不忘古縱筆筆相肖祇字之奴耳

文有二病模倣多則牽合而傷跡結構易則麤縱
而弗工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云經師易獲人師難

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昔人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

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於自家

體貼

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一言依於忠與弟

言依於弟今之士大夫講道學者不可不味

此意

古人爲學初時卽留心天下在行己之志所以皆
有實用如宋時學者未出仕卽學兵法蓋以復讐
爲念近日進士觀政尚不肯理會天下事所以今
不逮古

鹽邑志林 卷之二十六
陶靖節之乞食而詠邵康節之微醺而吟非有所自得者能若是乎

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輒能前知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先哲苦心如此

溫公謂子公休曰賈豎藏貨具儒家惟此書當知寶惜吾每見汝輩多以指爪點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

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先氣質高明者口多易言身多易動宜變而爲渾厚氣質沉潛言或默當動或靜宜變而爲高明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獨有書可醫胸中俗氣

王君大曰能觀千劍則能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生

程門文字不脫訓詁家風蘇門文字不脫縱橫氣象程之訓詁理皆切實然無象外之玄蘇之縱橫勢含飛動然長狙詐之習

文章有五經左史若只以時代歐蘇韓柳論覺千古文字寂寥李北地曰西京而下無文矣豈橋舉

當世乎余以文章關氣運詞人如候蟲秋氣蕭條
何能復發春鳥之鳴

陸游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
高天下乃克之爲信乎文章功業直以氣勝

且之

學者採子史不循經典掇華菁不究根芽騰口說
不敵踐履競圓融不厲廉介此亦今之大弊也

薛子曰失心之言荒以肆無檢以也怠行之言易
而罔不試故也

內不足者一言一行便生得 內有餘者掀天蓋

世視若浮雲

陳白沙云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
然自得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况於富貴
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人有貪而富者富者未必貪也有廉而貧者貧者
未必廉也

心之鄙者不可與論君子之達觀質之愚者不可
與論君子之通變

古之教者植身教而文字之教舉學者尊德業而
文字之業從今之教者反所植而身教踣學者反
所尊而德業廢故古今之教名一而致殊古今之

學名同而業異

今天下士好高鶩遠謀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
子言孝豈知堯舜之治以濟衆爲心孔孟之道不
離日用修臣之常職卽是忠修子之常職卽是孝
何必蒐奇索隱趨周文貌尼父謂之道德耶
始學之要必須除外事除一事則增一段靈光靈
光聚而所守固矣

錢公良測語卷下

終

系

